

## 香港歌等于广东歌？英文写歌三人谈：宝贝宝贝，“香港”其实在哪呢？

“他们会觉得用英文写词，反而能反映他们香港人的身份。这其实是香港人独特的地方，不能以是否用广东话创作来区分。”



Tomii Chan、袁智聪与Erik Piece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沈诺基 发自香港；录音整理 Shena Yu刊登于 2023-08-29

### # 香港音乐

【编者按】在香港讲话，一定是讲广东话？从语言维度探讨音乐场景的“读字音乐祭”来到第三个回合，继[香港广东歌](#)、[台湾原住民音乐](#)创作之后，我们来看看在香港的英文音乐创作。

众所周知，英文是香港日常的一部分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无论法律、文件、教育，还是电台、传媒、街头，香港与中国大陆及台湾相比，英文都以更高的比例真实存在。虽然每人生活中，中英粤如何构成因人而异，但双语混杂、乃至偏重英文，确实不少香港音乐创作者自小的成长环境。

不过尽管如此，香港的流行音乐工业自早年至今，又确实逐渐演变成以“广东歌”为占据绝对份额的主流。当大家提到香港音乐/乐坛，多数人会头脑中首先想到广东歌；此所以虽然这个城市里，一直都存在着众多以英文为首要媒介的创作者，但相对来说，这些创作又确实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。

城市身份转变，不同语言的复杂处境也随之变幻，时至今日的香港，当一边是官方主旋律对何谓“殖民”甚至“解殖”都有既定看法，另一边是广东话作为多数香港人（尽管仍有非华语族裔及英文母语人士）的“母语”而得到坊间高举的价值赋予，英文创作依然是创作者源自现实的自然表达？他们的状态、作品空间将会如何承接“新”的香港环境？而香港仍是国际的香港吗，当广东歌能否在今日输出国外成为一个话题，香港的英文歌是否也带来另一种输出“香港音乐”的可能？

七月一个晚上，众人冒雨聚集在唱作人Tomii Chan的音乐工作室里。

和不少香港乐队和制作人的工作室一样，这里的地板也多被音乐器材霸占，走路得小心才不会踩到别人。墙上白板写着潦草的文字，大概是某人的录音计划。室内唯一“正路”的椅子归了场主，其他人，坐的是露营凳。

在对谈之前，Tomii向先到的Erik Piece分享他刚发表的广东语首作〈说不清〉。有别于过往多以结他配合人声、再叠上合成器和电鼓的作品，这首新作一开始就只有钢琴和Tomii的独唱，换著是我，应该不敢放这样赤裸的歌。认识他快10年，才第一次听他唱广东话，而非对他影响深远的美式蓝调语言：英文。

语言学者Erik抱怨，到他的年纪，要集齐人脚练团不易，老婆又不听他写的英文歌。“她会说‘Okay啦，几chill啦’，实际上她是不会听的，”他说。问他要不要试一下写中文歌，Erik拒绝：“创作始终是一件很私人的事。”

袁智聪最后到，才刚坐下，就凭著墙上贴纸，认出工作室的上手租客，果然是香港最深入了解本地独立音乐的媒体人之一。他创办的《音乐殖民地双周刊》，曾是香港年轻读者接触外国音乐的重要桥梁，曾介绍许多如Aphex Twin、Radiohead等至今依然具影响力的单位。

三个世代的独立音乐人——记者、创作者、研究者——围坐在录音室里面。他们在双语环境下成长，多年来发掘广东话主流以外，与英语共生的独立音乐。由他们带我们回到语言选择的原点，以香港自身特质为前题，再次叩问。



袁智聪与陈伟恩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张诺铭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陈伟恩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袁智聪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袁智聪／Yuen Chi-chung，香港资深乐评人，曾创办 [《音乐殖民地双周刊》](#)。1980年代起参与、记录和推广独立音乐，现为[抢耳音乐“Ear Up Incubation”](#)创意总监，发掘香港音乐新血。

陈伟恩／[Tomii Chan](#)，香港唱作、制作人，音乐由蓝调、民谣发展出骚灵肌理。2023年发表首支广东话作品〈说不清〉，探索创作语言和身份认同。

张诺铭／[Erik Piece](#)，语言学人及英语写作讲师，研究题材涵盖话语及文本分析，也涉猎本地音乐研究。工余时间玩音乐，曾组成innisfallen和The Tranquil Summer Sea等乐队。

沈诺基／[Sum Lok-kei](#)，香港记者，关注文化和政治，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。亦是香港乐队[Wellsaid](#)成员。

袁=袁智聪

Tomii=Tomii Chan/陈伟恩

Erik=Erik Piece/张诺铭

端=沈诺基

“在香港的体制里，就是不能确立英文创作这件事，因为工业规则本来就以中文歌为先。”Tomii Chan

“在香港，选择哪一种语言去写歌，基本上就确定了它‘红不红’了”Eric Piece

## 广东歌是大气候，英文歌“小旋风”

端：你们觉得当下的香港，多人用英文写歌吗？

**Tomii**：很多，而且涉及大量乐种和风格。英文歌似是一个“小旋风”，和广东歌这个“热带气旋”共存，但未能及上主流的推动力。因为绝大多数人会有共鸣、会去看的演唱会、主流媒体会播的、会被肯定的，都是以广东歌为主。

**袁**：我觉得现在（在香港创作音乐的人）是分了两边。一边很坚持纯唱英文歌，比如[Lucid Express](#)和迷幻乐队[TYNT](#)，我想他们也未必会尝试创作广东歌。大家好像是定了自己的岗位，（语言的选择）又似是表达对音乐的态度。当然也有中途转去唱广东歌的人。

**Erik**：英文的创作一直存在，问题是写英文歌词的话，未必能上主流舞台。如果以广东歌作为流行的标准，那用英文入词的作品一定是不成气候、被边缘化的。

**Tomii**：我经常思考为何叱咤（乐坛流行榜）没有英文歌。

**袁**：是呀，但所有（中文创作）都叫华语歌。

端：台湾的金曲奖会有台语、国语、原住民语言的分类。

**Tomii**：在香港，只有中文歌才可以上叱咤乐坛流行榜。所以不是不想把英文歌当然成香港音乐的一部分，但在香港的体制，在颁奖典礼里，就是不能确立（英文创作）这件事，因为工业规则本来就以中文歌为先。

**袁**：搞笑的是，在香港唱英文歌的人是上国际榜，而同时榜单上都是国际有名的艺人，比如Taylor Swift，那人家排在冠军，你就只能第五位。在香港，唱英文歌多少有些边缘化。

注：此处指香港据指标性的音乐颁奖典礼。如由香港商业电台举办的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，或香港电台举办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。其历年得奖作品均以广东、中文歌为主，并未为外语歌曲设立奖项。以叱咤“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”为例，亦未曾有外语作品得奖。



Tomii Chan, 香港唱作、制作人, 音乐由蓝调、民谣发展出骚灵肌理。2023年发表首支广东话作品〈说不清〉, 探索创作语言和身份认同。  
摄: 林振东/端传媒

I am still alive  
Isn't it a miracle?  
Isn't it a miracle?  
Untrodden way I've chosen  
Not knowing what will happen  
So don't ask how the story ends  
——innisfallen (Butterfly Effect)

## 广东话的“尴尬”；“自由”的英语

**端**：那作为创作者，有什么因素驱使你们用英文或者广东话来写歌？

**Tomii**：在创作初期，我觉得英文比较安全，有距离感，好像是在说他人，而不是自己的事一样。

**Erik**：对我来说，（用英语创作）是一个自主权，是选择的自由。我们听什么样的歌，就自然会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写。而在香港，选择哪一种语言去写歌，基本上就确定了它“红不红”了，不只是音乐的好坏。可能我对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，但写完这首歌之后，也会知道它只能够走到多远。但我拥有这个自由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质，能用不同方法来表达自己。

十多年前，Phil Benson和Alice Chik两位学者访问了一些香港独立音乐场景的作词者和乐队，比如[False Alarm](#)、Hard Candy，也有问过我：“用英文创作的原因是什么？”很多人回答：“因为（广东话）音调的问题。”意思是广东话的调很难进入某些旋律。另外就是“柒（笨）”的问题，有一些东西用广东话讲出来是“柒”的。比如，副歌里会重复的东西，用广东话重复来唱，这样是很“柒”的。

“我们听什么样的歌，就自然会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写。我拥有这个自由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质，能用不同方法来表达自己。”Eric Piece

**端**：可以再分享多点吗？会有客观的解释？

**Erik**：只是很个人的看法。但你听广东歌，在副歌重复的歌词都以外语为主。除了王菲的〈容易受伤的女人〉会唱“不要不要不要”，很少中文歌词的副歌会不停重复。

**袁**：你指那些“Hook line”？

**Erik**：对，如果我用英文去唱的话，你是没有那个感觉的。

**Tomii**：例如“Baby, baby, baby, oh”用广东话唱就是“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噢”……（众人笑）

“因为它的音调，写中文（歌词）本来就很难，用书面语太刻板，用口语又很奇怪。英文则没有这个问题。”——奥利佛@饥饿艺术家  
“言语发出的声音，就是一样乐器。以英文创作更吻合我们的音乐风格和气氛。很难用广东话去表达。英文的效果更好。”——Joel@The Pliable  
节录及翻译自《English as an alternative language in Hong Kong popular music》



Erik Piece，语言学人及英语写作讲师，研究题材涵盖话语及文本分析，也涉猎本地音乐研究。工余时间玩音乐，曾组成innisfallen和The Tranquil Summer Sea等乐队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Unchain my heart  
I beg for you  
When you touch my hand  
It blows my blues away  
As for now  
There is only you  
——Tomii Chan (Unchain My Heart)

**端**：那，可以说用广东话去写歌，其实路径是相对狭窄一点的吗？因为中文，包括广东话，是一个字对一个音，对应一个意义的，有人会觉得是灵活性相对低。而英文，可以说是没有声调的吗？

**Erik**：可以这样讲，因为英文是由音节构成的，而且它以轻重音为主要（分辨声音的方法）。但广东话、或者汉语语系，它多数都是没有轻重。你很少会在唱歌中吞掉一些字，但英文就经常会有吞音。或者，日文歌曲也会吞掉一两个音，比如“大好き”不会发音成“だいすき”（四个音节），但中文就做不到这种事情。

所以写旋律的时候，当遇到一些连音，英文就好像自然一点，但如果用广东话或者中文唱连音，就会有一种“唱圣诗”的感觉了。

**端**：唱圣诗的意思是，歌词只有一个字，但是却要唱出好几个转音吗？

**Erik**：是啊……如果我自己写的时候遇到，我就会尴尬。相对英文好像更自由。一来不需要太担心声调，也不需要担心旋律会影响字的发音造成歧义，比如“九”字和“鳩”字，类似这样尴尬的情况。

**袁**：你形容的好像是一群本来写和唱英文歌的创作人，蜕变为去创作和唱广东歌会遇到的事。但其实香港有很多一开始就是写广东歌的人，他们是不存在这种所谓尴尬的。你可以说他们写得不好，歌词用字不靓，但是他们是很自然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英文歌的影响。

**Erik**：像Serrini那样，可能她的歌一开始会令人尴尬。但是这种尴尬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格。

**Tomii**：也可以说是一种直白：“我在流浮山滴眼水，霎眼你我已廿几岁”，就是一句不错的歌词啊。用（广东话）书面语的一个优势，就是可以将一些概念，浓缩在几个字之内说完，比如“药到病除”。当然也有很多白话的例子，例如林海峰和黄衍仁的作品，我觉得都是别树一格。

但是在自己的歌里面，我较少用到（白话），因为通常歌词的内容是思考的结果和情感，我觉得用书面语会比较精准和贴近我想说的东西。最大的考量是准绳度和是否精简、精炼。

袁：很多人都在行这条路，my little airport也有啊。如果他们不唱广东歌的话就反而做不出这种风格，就是我们城市的一种风格。或许有一点点尴尬，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真挚。

## 昔日香港：黑社会大佬也听Madonna

“1980年代，英文歌经常在电视和电台两个最重要的大众媒体上播放，大家很容易接触到英文歌，而听英文歌也不代表你很高尚。”袁智聪

端：那么以你的观察，以往选用英文创作是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取态呢，还是一半一半？

袁：看你属于哪一代人。以前香港是很受外国音乐影响的，像我经历的80年代，全部都听英文歌长大。1980年代期间，英文歌经常在电视和电台两个最重要的大众媒体上播放，非常“入屋”（接地气）。大家很容易接触到英文歌，而听英文歌也不代表你很高尚……那时同学认识的黑社会大佬也是听Madonna的。现在你可能会觉得“哗，那么cult”，但那是真的。

要是你玩乐队一定听英文歌的，这些人自然一开始就在写英文歌。之后可能受到某些导向，再开始尝试写中文歌，像Beyond那样，这个就是“香港歌”的特色。你看当时的乐队演出，在高山剧场的也好，观众也不全是本地人。很多“鬼仔”，很多国际学校的人，可能是一半一半，那时候香港就是这样的嘛。在这种场合，唱广东歌的人就不知道要唱什么。

端：Tomii，你和我年纪差不多，你会不会觉得以前用英文就是要特意区分……“我就是不听canton-pop的，我的身份就是一个indie爱好者，我和你们不同”，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？

Tomii：我没有你那么愤世嫉俗。

Erik：我和这个想法有共鸣。我问过其他写英文歌词的人，比如唱作人黄靖、[Jabin Law](#)、乐队[The Benefactor](#)，他们的背景都读过大学，或教英文，或曾在外国生活，他们会觉得用英文写歌词，反而能反映他们香港人的身份。因为和亚洲其他地区比较，例如中国大陆和台湾，香港其实是一个特别的地方，这里的人能够同时掌握中、英文以及粤语，达到相似的程度。

这其实是香港人比较独特的地方，反而不能用“用不用广东话”（创作）来区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写英文歌词的时候，我是“true”的，我是“real”的，那why not？并不是说我是香港人，就要写广东话歌词才能“real”，才能表达到我的身份。

“他们会觉得用英文写歌词，反而能反映他们香港人的身份。香港人独特的地方，不能用是否以广东话创作来区分。如果写英文歌词时我是‘true’的，‘real’的，why not？”Erik Piece



袁智聪、Tomii Chan与Erik Piece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端：这个是不是在玩独立乐队的人身上会特别鲜明？透过去展示我听“非广东话歌”来营造一种区分？这是一个“in-group、out-group”的元素？

袁：这关乎那时在大众媒体很容易接触到国际音乐，但之后就越来越少了。所以我们的国际化口味是小时候整个大环境培养出来的。令我想起，我在80年代初期看过的乐评，不时有文章会写“support your local act”，呼吁人听多一些本地的乐队。因为当时大家很崇洋，在香港听歌的人，要是他们想听一些比较摇滚，比较新潮的东西，都去听外国作品。

端：而且当时香港的制作水平应该未能跟上，自然就会……

袁：对，主流中也缺乏乐队，只有歌手。变相如果听广东歌会觉得“娘”的人，就会尽听英文歌。所以那时候的英文唱片的销量很高，可以比得上本地的专辑。那时开始，有人寻找身份认同，因而呼吁人听本地的乐队。无论是唱英文还是中文，总之是自己本地人。这就是那个年代，我经历的气氛。

“那时开始，有人寻找身份认同，因而呼吁人听本地的乐队。无论是唱英文还是中文，总之是自己本地人。”袁智聪

## Canton Pop：其实从来没有衰落过？

端：这其实也和身份危机相关？1990年代初要面对回归，而其实每次香港社会出现身份危机，如2014雨伞运动、2019反修例运动之后，似乎无论独立还是主流音乐，都会出现鼓吹用广东话来创作的声音。

袁：其实80年代初期大家都很崇洋的，一方面是本地没什么乐队，那是还未有Beyond的世界，只有Chyna这类很技术型的乐队。流行曲以外，本地音乐的地位很弱，所以也许他们会有一种觉醒，要支持本地的音乐人，但是否一定要是广东歌呢？

Erik：Canton pop应该是世界上少数用语言分类的曲风，例如Brit-pop并不是因为英文歌才这样叫。而Canton pop来讲，其实整个产业从来都没有衰落过，只要有TVB就不会衰落。因为听众基数存在，而近年的本土意识甚至可以帮到这个产业，鼓励更多人写广东歌。可能对某些创作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，好像能看到一个商业模式。总之我是香港人，我写广东话歌，似乎这样就有商机了。



袁智聪，香港资深乐评人，曾创办《音乐殖民地双周刊》。80年代起参与、记录和推广独立音乐，现为抢耳音乐“Ear Up Incubation”创意总监，发掘香港音乐新血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Canton pop来讲，其实整个产业从来都没有衰落过，只要有TVB就不会衰落。因为听众基数存在。”Erik Piece

端：近年香港听众有一个趋势，喜欢在歌词里挖空心思也要找到一句来觉得：“这句歌词是支撑我们这个群体的”。

袁：对，有的歌词明明创作者说是情歌，但有人硬是觉得有别的意识。

端：反而真的很鲜明有社会意识的，像LMF那种讲得很直白的也不多。当然也因为现在不能随便写这种内容。

袁：很多议题比如性别，现在已经说得太多了，AMK那个年代没什么人讲，所以他们显得很特别。又如#metoo这个议题，当每个人都在讨论，你怎样去写出一首很有自己见解的歌，很难去踏出这一步。

Erik：大家也一直没有意识到除了主流文化，还有其他文化可能在帮他们发声，所以他们只会在主流文化字里行间努力挖掘，希望寻找到一丝慰藉，尤其是在一段十分需要慰藉的时期。就是一首情歌，也要“夹硬”（硬要）找三言两语来安慰自己。

Tomii：但是这个就很普遍。你听的mid-west emo，我听的blues，当然不是写给香港人如你我，但有一两句可以分享。

袁：但那不是把一首歌标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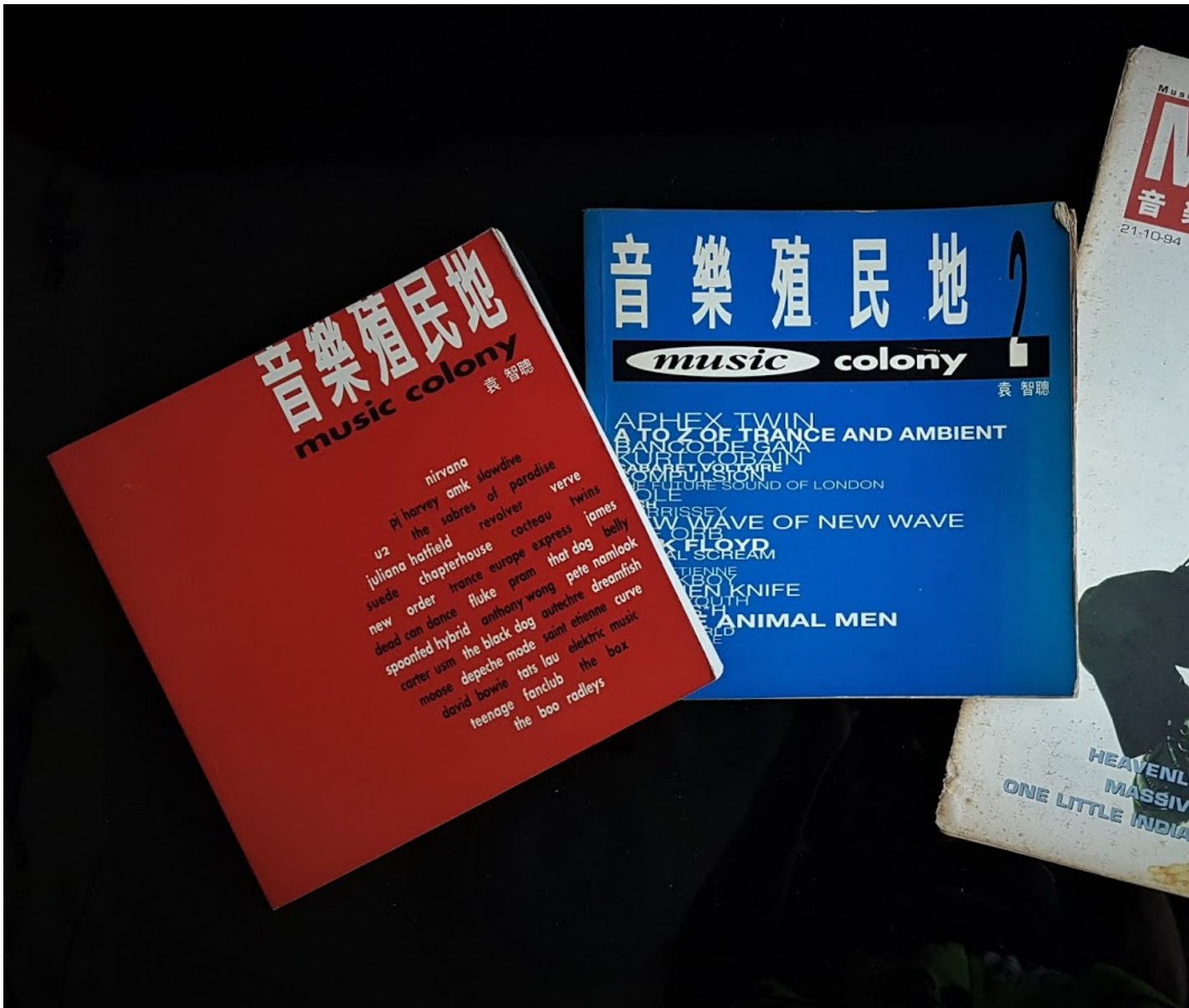
Tomii：我觉得这是一个语言壁垒，可能英文歌更难让人们上纲上线，抽出一两句……

袁：因为英文歌讲的故事并不是香港听众的贴身事。

端：就算一个香港创作人去写一首英文歌，也未必有同样效果。过份迷恋歌词这个媒介，我觉得在香港一直都是一个现象？

Erik：如果中文歌词写得比较暧昧，听众尚且能解读。但如果英文歌词暧昧的话，听众就得查字典了。听众会不会花这个时间呢？

“大家也一直没有意识到除了主流文化，还有其他文化可能在帮他们发声，所以他们只会在主流文化字里行间努力挖掘，希望寻找到一丝慰藉”  
Erik Piece



《音乐殖民地双周刊》。图：网上图片

“Hong Kong-pop”不一定是唱广东话的。当然大家对广东话有一份尊重，但我觉得香港音乐可以包括广东歌、英文歌、国语歌。从1960年代开始就是三方并行，这是香港的一个特色。”袁智聪

## 其实，什么是“香港歌”？

端：袁总，我留意到你用“香港歌”这个字，“香港歌”是不是包括了各种语言的呢？

袁：以Swedish-pop（瑞典流行乐）为例，最有名的歌不是唱瑞典语的，而是唱英语。所以我觉得“Hong Kong-pop”不一定是唱广东话的。当然大家对广东话有一份尊重，但我觉得香港音乐可以包括广东歌、英文歌、国语歌。从1960年代开始就是三方并行，这是香港的一个特色。

先不说其他音乐类型，在摇滚乐里，香港最初的摇滚乐队：Teddy Robbin&The Playboys、Lotus和早期的温拿，全都是唱英文歌的。接下来就里面开始有人写广东歌了。（到1970年代中段）许冠杰（曾是Lotus成员）开始写广东歌，温拿转写广东歌，慢慢那些乐队之中又出现广东歌文化了。

Erik：由英文转中文的分水岭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或者在什么原因之下他们开始转写中文歌？

袁：这些早期的乐队解散之后，去到1980年代那批，像RAMBAND和Chyna那些，又变回全唱英文了。但他们之后的乐队，例如Beyond、达明一派，又开始写广东歌。这好像就是大家不谋而合的。1980年代的乐队潮为何如此重要，就是因为他们开始写广东歌，将乐队带回主流之中，而不是（孤立）在英文歌世界里。这形成了另一个转折点。

同期的独立乐队、那些在高山剧场演出的，无论是玩重金属，或是走歌德风的，都以英文创作。但也有后来主要活跃于1990年代前期的亚龙大、AMK、...HUH!等，开始会唱广东话。接下来又出现了广东话的倾向，例如本来是唱英文的Black & Blue（1995、1996年出版专辑）开始有广东歌，就跑出一个（歌手）卢巧音。

这个过程是不断的，语言上的变化不断发生，但是去到某一个状态以后就开始趋于稳定，像现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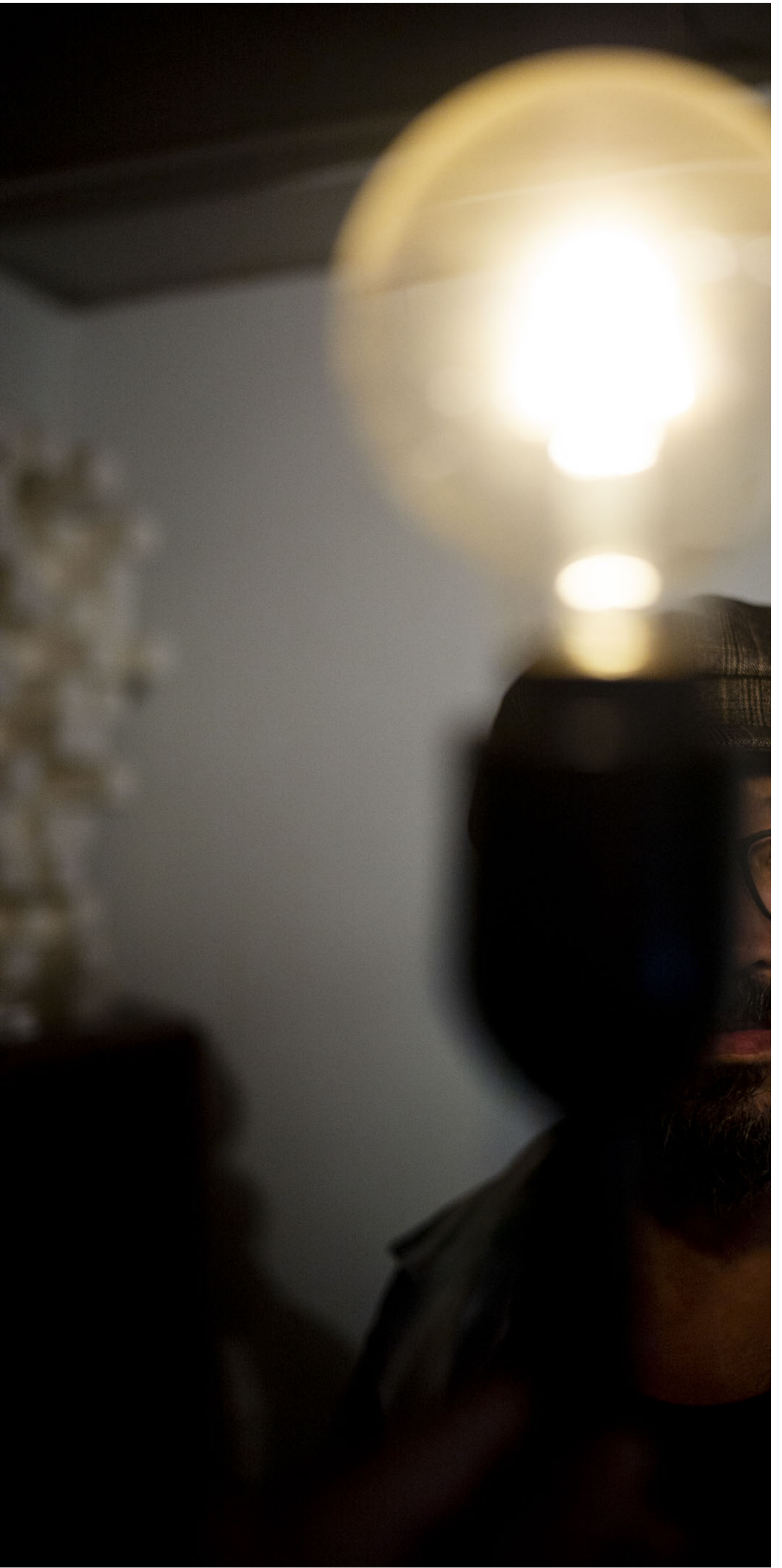
注：1980年代香港乐队潮，泛指当年冒起的一众香港乐队如摇滚乐队太极和Beyond、唱民谣的小岛乐队、受英国新浪潮电子音乐影响的达明一派和浮世绘等。它们将广东话写进源自海外的不同音乐风格，积极参与本地乐队比赛，后来部分和唱片公司签约，发行唱片。

Erik：是的，之前交替比较频繁。我想当年最疯的是Citybeat吧，加拿大裔主音John Laudon会唱广东话。

端：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最奇葩的例子了：一个外国人主动会用广东话来唱外国音乐的摇滚乐，但是他乐队的名字又是英文的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就“很香港”。

土佬Johnny认真威  
太阳眼镜戴住冇得挥  
墨绿西装黑鞋白领呔  
扮成青春猛男好架势  
——Citybeat（土佬Johnny），韦然、江其昌作词

（译）  
土佬Johnny非常威风  
太阳眼镜戴上没人能比  
墨绿西装黑鞋白领带  
扮成青春猛男好厉害



袁智聪，香港资深乐评人，曾创办《音乐殖民地双周刊》。80年代起参与、记录和推广独立音乐，现为抢耳音乐“Ear Up Incubation”创意总监，发掘香港音乐新血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以前在香港的乐手很“华洋集结”，所以英文曾经是一支主流线索。但1970年代中遇上了一个趋势，唱广东歌会让他们更红。我觉是当年是唱片公司在后面推动，后来这些歌手就成为了广东歌的中流砥柱。”袁智聪

**Erik**：（转写广东歌）是不是也是一种商业考虑，就是觉得这些作品能卖……

**袁**：Beyond还在地下的时候，太极参加了嘉士伯乐队比赛，得了冠军。我那时觉得他们的广东歌，其实只是“谭咏麟”风格的……

**端**：一队开了破音的谭咏麟！

**袁**：对！只是一队乐队去玩谭咏麟那样的音乐。你看他们的歌词，比如〈红色跑车〉也只是“媾女歌”（泡妞歌），没什么社会意识可言，没有Beyond那样的内心表达，总之很大路。也有像[小岛乐队](#)，又是唱广东歌的。

你问，（转变）是如何开始的？只能说是不谋而合。总之他们的前辈，像Chyna，是全英语的。这班人就好像代表了一个新的浪潮。我觉得那时是没有考虑那么多的，做广东歌自然地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。

## 非华人面孔：香港音乐 or“HK based”

**Erik**：由英文到广东歌的转变，也可以从很市场的角度去看，最开始大家唱什么话都没所谓，但自从有了TVB，有了电视剧主题曲，大家就一窝蜂去写和唱广东话主题曲。语言开始变得有关系，英文被慢慢边缘化，因为英文本来就已经入不到屋：隔壁看《狂潮》的陈师奶哪听得懂英文歌？这样自然而然，英文歌或写英文歌的人被逐渐推向边缘。

1980年代更加是开始有“星”的年代，有梅艳芳张国荣，广东歌能够“卖埠”（出口）了，带来大家对广东话文化的憧憬，比如现在韩国人还在播《英雄本色》。到1990年代，有了广东歌卡拉OK文化之后，如果我是做唱片公司的，签一个艺人回来，他说“我要创作自由，我要写英文歌”，我也不会理他。

**端**：这种不断的转换，在不同的场合唱中文和英文，这会不会就是一个香港做音乐的特色呢？比如杜丽莎（Teresa Carpio）的家人是玩爵士乐的，而她是香港歌星。加上Carprios家族其实也不纯是华人，这种多重身份、多重语言的转换，会不会是香港，无论主流还是地下乐队的特色呢？

**袁**：以前在香港的乐手很“华洋集结”，所以英文曾经是一支主流线索。那时的歌星，比如杜丽莎、叶振棠和陈洁灵，这些人都是先唱英文歌。林子祥头两Erik个人专辑都是唱英文歌的。这些人的口味都偏西洋，可能一开始未掌握到唱广东歌，但（在1970年代中）遇上了一个趋势，就是唱广东歌会让他们更红。比如温拿唱广东歌的契机，是黄沾找他们唱电影《大家乐》的主题曲。我觉是当年是唱片公司在后面推动。后来这些歌手就成为了广东歌的中流砥柱。

**Erik**：我们讲了这么久香港音乐，似乎都在谈论华人面孔的音乐。我们是否要定义一下“香港音乐”是否包含非华人面孔呢？其实有些在香港居住的人，本来是不会广东语歌的。我们该如何处理或看待这个群体？他们是否在创作“香港音乐”？

**Tomii**：的确有香港长大，广东话不熟练甚至不懂，非华裔面孔的音乐人。我第一支乐队Tri-Deuces，主唱Sonia是一个印度裔的香港人，她在香港长大，读英语学校。我当然想说，和她做的音乐，是香港音乐。

**袁**：总之是“Hong Kong-based”的音乐吧。比如电子乐队Blood Wine & Honey，三个成员都不是香港人，但曾在香港定居多年，可以视他们为香港出产的乐队。只有香港的工厂大厦才会产生出这种氛围的电子音乐。而此外，你看香港也有很多殿堂级音乐人都不是华人，像Donald Ashley。

“‘香港音乐’是否包含非华人面孔呢？有些在香港居住的人，本来是不会广东语歌的，他们是否在创作‘香港音乐’？”Erik Piece“总之是‘Hong Kong-based’的音乐吧。”袁智聪



Erik Piece、袁智聰与 Tomii Chan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袁智聪，香港资深乐评人，曾创办《音乐殖民地双周刊》。80年代起参与、记录和推广独立音乐，现为抢耳音乐“Ear Up Incubation”创意总监，发掘香港音乐新血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Tomii Chan, 香港唱作、制作人，音乐由蓝调、民谣发展出骚灵肌理。2023年发表首支广东话作品〈说不清〉，探索创作语言和身份认同。  
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Erik Piece，语言学人及英语写作讲师，研究题材涵盖话语及文本分析，也涉猎本地音乐研究。工余时间玩音乐，曾组成innisfallen和The Tranquil Summer Sea等乐队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临近回归的一篇文章：抗拒唱英文的人

**端：**我想起关劲松的一篇发表于1993、1994年的文章，那也是回归前夕，他观察到当年一场演出里面，全部乐队都很喜欢英伦音乐，也是唱英文的，他就问那些人：你们英文的水准是不是好到能够表达自己呢？

我觉得这就是叫人不要逃避，可能他会觉得这些人在逃避写广东话歌。我的解读是这可以是一个选择：选择不去掌握广东话这门语言；选择逃避，去用英文写作。而AMK本身，在第一只唱片有英文歌之后，之后似乎多用广东话创作，这其实也应该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？

“他们常说中文难填，普通话又不好，所以才以英语作沟通媒介，但为何这群年青人会连自己的母语也不能掌握？”——Indian Mary（关劲松笔名），节选自《音乐殖民地双周刊》Vol. 27

**袁：**我不知道为什么AMK这样选择，可能他们的风格更容易处理，例如是受twee pop、indie pop风格影响，音不需要唱得很准，会较容易上手。也可能这是阿松自己的创作，他所受的文学影响，真的是冰心那代中国五四文学作家，中文对他的影响很大。虽然他也会忽然提起英文作家比如D.H. Lawrence，但他本人心底里，作为中文的文字人是多于英文的。

**Erik：**我反而想知道为什么他会在最后一段，对唱英文歌词的人这么抗拒？读完阿松这篇文章，我猜想当年有两种力量在互相较劲，如果我们将英文当作一种殖民语言去看，可能就表示一种霸权，“为什么要逼我去学英文呢？”这样去看的话的确如此，就好像我们不应该去留恋这种殖民的过去。

**端：**我觉得他是有这个意识的。

“其实无论英文讲得好还是坏，我们香港确实是少数从幼稚园就要学习英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地方，这也是我们香港人身份的一个特征。”Erik Piece

**Erik：**其中也有身份危机的问题。当关劲松说大家很迷恋这些外国或者英国事物，我们也知道香港人也有一种追求“native speakerism”的心态。这个名词原本是一些教英文的人用的，我也教英文，学生和家长的期望就是我的英文要有母语水准，不标准就要抵制和批评。

其实我看阿松评论的时候，也有些觉得“你不够标准你就不要用”，不要留恋那种“觉得自己与众不同”的感觉，因为你在别人面前其实都是一个二等公民。但另一方面，其实无论英文讲得好还是坏，我们香港确实是少数从幼稚园就要学习英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地方，这也是我们香港人身份的一个特征。

**Tomii：**这是有internet才出现的……

**端：**也不一定。现在不同于关劲松的那个年代，当年也可以去唱片舖“掘”减价货架，然后听的歌也可以比那些不懂英文的人要多。

**Erik：**是呀，是会比只听广东歌的人视野宽阔一些。我以前去HMV也会看John Martyn那样比较便宜的外国唱片，都不会去看中文碟。怎样都会有一种“与众不同的感觉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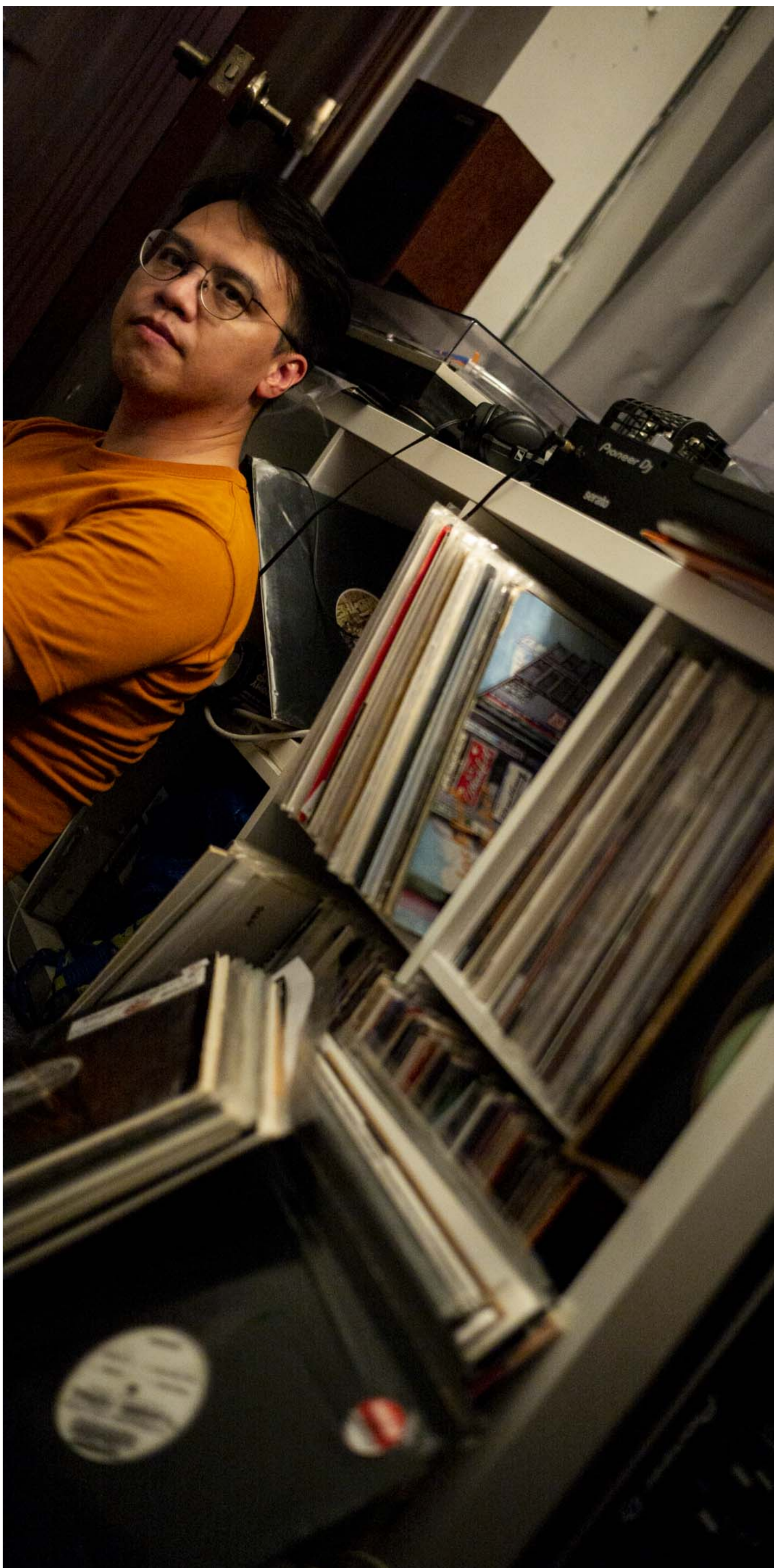
## 一种“谁都不是”的感觉……

别要等爱错  
才觉可怜我  
大胆宣告仰慕不变  
不过失落心情不变  
——Tomii Chan〈说不清〉

**Tomii**：从创作出发，我觉得关劲松这样选择，还是关于“寻找身份”这件事。特别是由英文歌转回写中文歌，可能是因为，在一个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希望有人明白、希望能够和他人沟通、找到缺失的那个部分。

虽然我对关劲松和AMK的认识不深，但他的内在自我是一个文化人、文字人以及中文母语者，我也有相似的地方。对我来说，我有一些感情是由canton-pop培养的，对此共鸣过，所以就会想……为了证明自己是香港人，要用广东话来写歌。

“由英文歌转回写中文歌，可能是因为，在一个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希望有人明白、希望能够和他人沟通、找到缺失的那个部分。”Tomii Chan



Erik Piece，语言学人及英语写作讲师，研究题材涵盖话语及文本分析，也涉猎本地音乐研究。工余时间玩音乐，曾组成innisfallen和The Tranquil Summer Sea等乐队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**端：你作为音乐家的身份，还是个人的身份？**

**Tomii：**作为一个人。每个人的处境都不同，正如袁智聪所讲，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不一样，会倾向于使用不同语言。这个逻辑很直白，但当中有一些微妙的区别。比我是在这里长大的，但总有人问：“你是外国读书回来的吗？”可能他们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讲话总混杂著英文？为什么会写英文歌？虽然我只是表达自己，但是我感受别人眼光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好像谁都不是。

我不是外国读书回来、又不是国际学校长大、我又不看周星驰，那我我是谁呢？我到底应该把自己放在光谱上哪个位置？我想起，我们这一代听很多陈奕迅，那为什么不在我创作的语言中拥抱那些快感、那些影响呢？

**端：一开始会觉得生硬吗？有没有找广东话的语言特质，会和你有情感上的连结？**

**Tomii：**一开始是有点生硬的，觉得很费劲，要想很久，最后很多草稿也没有用到。我体会到，用中和英文写歌词的心态和情绪是不一样的。我发现用中文写歌词的时候，很受到小时候听的canto-pop影响，而当中很多都是情歌、惨情歌。那种情感是独有的，很难用言语说明。

虽然歌词本身只是语言，但配上音乐，又变成一套自己的语言。接受了自己也有这样的一面，就觉得广东话很能宣泄情感，包括一些自卑自怜、自我价值，我觉得这是广东歌的强项。

“虽然我只是表达自己，但是我感受别人眼光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好像谁都不是。164 我不是外国读书回来、又不是国际学校长大、我又不看周星驰，那我我是谁呢？”Tomii Chan

**端：“谁都不是”这个说法很适合在香港创作的人。在身份方面的问题是，很容易选择靠拢其中一边，但很少出现一个香港的选项。到底是靠拢中文呢？还是相对和国际接轨的英文呢？但“香港”其实在哪里呢？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世代都在面对的问题。**

**Erik：**我准备答案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，香港的英文歌和国际的相比。其实这样表述就已经将香港和国际分开了。但国际不就是香港吗？香港不就是国际的一部分吗？我们也要想清楚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不是一定在于“国际”。

有些听众喜欢听歌词，但其实很多听众可能以音乐为先。我又想到，一首歌可以在国际流传，会是语言的问题吗？比如（冰岛乐队）Sigur Rós在香港有很多听众，但一定不会是因为语言吧。比如，当年许冠杰的〈鬼马双星〉能在英国BBC上播放，也很明显不是语言的关系。那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超越语言的要素，令香港人做出的音乐受人欢迎呢？

“其实这样表述就已经将香港和国际分开了。但国际不就是香港吗？香港不就是国际的一部分吗？我们也要想清楚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不是一定在于‘国际’。”Erik Piece

**端：我留意到近年有个趋势，很多外国人选择一个乐种来听时，必须要听亚洲的，比如“亚洲瞪鞋（Asian shoegaze）”。到底他注重的是瞪鞋还是来自亚洲的瞪鞋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网络年代的凝视（gaze）。**

**Erik：**有时或是出于猎奇，他可能是想，“瞪鞋是来自我们西方的东西，我就看看你们亚洲人玩得怎样”。就像爵士传到日本之后玩得很精细，有些人就会特意听日本的爵士，看看它有多精致。

**袁：**大家会对某些地方有刻板印象，例如北欧的音乐就是比较有灵气的，会不会北欧也有一些很粗糙难听的音乐？肯定有。但听众印象就是北欧音乐全部都是很飘逸。这样的听众对亚洲也会有类似的刻板印象，例如泰国音乐就是一种味道，日本音乐也有它的味道……



Erik Piece、袁智聰与Tomii Chan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非二元未来？香港音乐推向全球

**端：**袁总你有参与一些培育新的音乐人的计划，比如抢耳音乐。依你的观察中，这些新人使用语言创作的情况如何呢？会觉得有什么新趋势？

**袁：**一半一半吧，广东歌也有，英文歌也有。比如WHIZZ，[Charming Way](#)这些乐队一开始只有英文歌，但也开始有自己的广东歌了。我感觉是比较顺畅的（转变）。比如Charming Way的主音Erik明伟，他是外国读书回来的。他本来就会翻唱一些广东歌，就没有那种尴尬的情况出现。

这个年代很多人喜欢翻唱，他们喜欢英文歌，同时也会翻唱一些本地歌。那就会事先听到他们唱广东歌的效果，不会觉得“睇，你唱广东歌就变了样”。他们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语言考虑。

“香港音乐应该要多出口。冰岛如此小，但他们的音乐成功，因为他们的创作全部出口到不同地区，而非靠冰岛本身如此少的人口支持产业。香港应该要走这一条路，无论是面向亚洲还是欧美或中国大陆。”

**Tomii：**所以他们的广东歌是商品化的结果，还是自我寻找的结果？

**袁：**想尝试下迈出另一阶段、进入另一个层次吧。比如Charming Way连续三首新作品都是广东歌。

**Tomii：**是否会有一些迹象，比如原来他们的英文歌是自己写词的，而中文歌就要请人写词呢？

**袁：**有的，他们多数都是这样的做法。WHIZZ好像有一首是自己填词的，但是后来也是找填词人写。可能他们觉得别人写的东西能提升（作品）。

**端：**那你觉得未来（广东歌和英文歌）的比重会变成什么样呢？会不会倾向于其中一边呢？还是会在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中间状态？

**袁：**我觉得是两边都要有，我自己也希望是这样的。毕竟这是香港音乐的特色：有英文歌，也有广东歌、国语歌。

**Tomii：**对于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而言，他们是否会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呢？

**袁：**很难讲。从抢耳音乐的角度来说，参加了我们的孵化计划，下一步就是把他们推向全球。对于走向全球这一目标而言，唱英文歌可能有优势。先不说欧美，就算在亚洲区，你去新加坡、泰国一类的地方，唱英文歌都是会得到比广东歌更大的共鸣。不是个个都像RubberBand一样，只凭广东歌就能走天涯，走遍世界。

**端：**但是他们在全世界，都是唱给香港人听。外国听众好像不多。

**袁：**可能RubberBand是这样。抢耳音乐出来那些新乐队，观众不认识他们，但起码知他们在唱什么。如果他们唱广东歌，你就得花很多力气去翻译，传达意思。我不是说唱广东歌和英文歌那一边比较有“著数”，就看你走的路线。如果你想上叱咤，想上Chill Club，那当然是唱广东歌。

但香港音乐应该要多出口，因为香港的场景和市场太小了。我们经常以冰岛（音乐）为例，冰岛如此小，但他们的音乐成功，因为他们的创作全部出口到不同地区，而非靠冰岛本身如此少的人口支持产业。香港应该要走这一条路，无论是面向亚洲还是欧美或中国大陆。所以香港音乐需要有英文、广东话和国语，样样齐。

[#香港音乐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八週年 | 另一個世界仍然有可能

訂閱端傳媒，期待改變的你，  
與亟待突破的我們，共同撐起另一個世界。

8週年尊享會員 特別優惠 **20%OFF**

[立即訂閱 →](#)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